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
第八十九回 馬成龍見景生巧計 巴德哩誤走麻家莊

詩曰：生涯從古類飛蓬，墮地伊誰敢論功。別路三千常作客，古人四十已成翁。

讀書虞夏周秦漢，閱世冰霜雨雪風。

可惜經營無一事，歲華回首太匆匆。

馬成龍跟巴德哩到了營門外一瞧，外面有三匹馬：頭前是韋馱保，身高八尺，頭戴緯帽，三品頂戴，灰色摹本緞單袍，外罩天青宮綢褂子，篆底官靴，身上帶著檳榔荷包眼鏡盒子全份活計；淡黃臉膛，雄眉闊目，年在三十以外。巴德哩說：「韋大哥，給你二位引見引見。」用手一指，說：「這位是馬大人，這位是韋大人，你們哥兩個多親多近。」韋馱保過來請了一個安，說：「大人好！」那馬成龍說：「你好！」韋馱保一瞧他沒有還安，心中大不願意，無奈衝著巴德哩過來說：「大人，討你老人家手拉。」山東馬說：「不拉手。」韋馱保一瞧，說：「巴賢弟，是朋友給我見，不是朋友別給我見！」回頭說走，帶人上馬竟自去了。那巴德哩目瞪口呆，馬成龍也說：「巴大兄弟，是朋友給我見，不是朋友別給我見！」巴德哩說：「馬大哥，你不可這樣粗率，人家給你請安。你不還人家一個安；人家要跟你拉手，你說不拉手兒。你還怨人家嗎？漫說是你，就是汪提調，他是一個副帥，見了我們哥們，他還有一個起坐兒哪，何況是馬大人你！馬成龍說：「你別吹著玩了，我就不信！我去到那汪大人處等你，看你見了副帥該當怎樣？」說著話，就往前走，巴德哩後面跟隨。

到了前鋒營汪大人處，有差官瞧見，先到裡邊通報汪提調。汪大人迎接出來，一見馬成龍，手拉手兒進了大帳，說：「馬老兄台，我正要請你議論大事，兄台來此甚好。」二人在大帳之內落座。當中桌案，東邊椅子上坐著是馬成龍，西邊椅子上坐著是汪平汪大人，兩旁邊是十二名差官。從人獻上茶來，汪大人說：「馬大人喝茶吧。我今天正要請你前來，議論破汝寧府之事，不想兄弟來了，甚好。」正說話之間，巴德哩進來，說：「大帥在上，巴德哩請安。」汪大人問：「有什麼事？」巴德哩說：「沒有事。」汪大人同著人坐著，也沒有站起來；一問他什麼事，巴爺又說沒有事。汪平一想：「我這個兄弟就是跟著我當差，他要跟著別人當差准不成。無緣無故的，我在這裡正會著客，他進來做什麼？我要說他兩句，比別人說他還好。」想罷，說：「沒事進帳，必是你討差事。回頭跟我作引馬，前去探賊。」巴德哩本來是與山東馬賭氣來的，偏巧汪大人也沒有站起來，又一說他，又派他跟著探賊，他那氣大了，越想越氣，說：「得令！」汪大人說：「馬大人，你帶馬步軍，到汝寧府城西那裡見機而作，不可有誤！」二人上馬，挑選馬步軍隊。

馬德哩覺著沒有作出臉去，自己回到帳房，換好了衣服，然後拉著馬，韋馱保是破鞍轡，穿的是舊箭袖袍，一直的望大帳，怒容滿面，站在一旁，也不言語。汪大人與馬成龍二人上馬帶隊，並馬而行。前邊是引馬與巴德哩，後邊帶隊的是韋馱保、韓三保、薩裡善、哈三保，副、參、游、都、守等官不少。巴德哩在馬上怒氣不息，他指著那馬，罵了聲：「畜類東西！你也吃了我不不少的草料，為什麼你肥了，你就鬧脾氣？我今打你，你不願意跟我當差。告訴你：我當差也吃飯，不當差也成了。你這個東西，好生大膽！」他拿那鞭子直打那馬。汪大人一聽，氣往上一撞，說：「巴德哩，你這個匹夫東西！在本帥跟前這樣大膽，回去我定要辦你！那巴德哩一聽，說：「什麼？你辦我巴太爺？我這差事不當了！」說罷，拔馬就走。汪平說：「來人！給我把他拿住，到營內我要辦他！」

後邊玉門、韋馱保等五個人一撒馬，說：「巴大兄弟，你別走，我有句話說。」離汪大人遠了，這些個追巴德哩，玉門在頭裡說：「巴大哥，站住吧，我給你寫信，你投奔我舅舅那裡去吧。我舅舅現在做金陵建康道台，你去了就成。」韋馱保說：「巴賢弟，你別走，我給你寫信，你投奔江蘇我表兄，現作江蘇巡撫。」薩裡善說：「巴賢弟，你別走，等等我吧！我告訴你，投奔我叔叔那裡去吧。我叔叔現在作兩廣總督，我哥哥在這河南作布政司，你別忙啊！」那巴德哩一聲也不言語，催馬直望西南去了。眾人追了幾里，並沒有追上，無奈回來向汪大人馬前，說：「並未追上，求大人恩施格外吧！」汪大人一擺手，他在馬上一瞧，那汝寧府城上旌旗招展，賊兵無數，防守甚嚴。無奈不敢攻城，傳令望回走。汝寧府西關外道北邊一帶淺河，內里長起有一片葦草，有五六里長。過去那葦草西北，就是穆帥紮營之處。汪大人同成龍要望回走，非望西繞才過得去，天有正午，馬成龍正瞧青茫茫一片葦草，見有一片葦草地，望北一條小路。馬成龍一瞧，說：「汪大人，派兩個人帶五百兵，在此小路口等候。如有從裡面出來的人，拿到大營見我，自有道理。」汪大人一回頭，叫：「都司劉奎明、參將彭占炳，你二人在此處帶五百步兵看守這小路口，有人從裡邊出來，拿送大營見我。如至日落之後沒人出入，你二人回營交令，不可有誤！」二隻見雲生西北，霧長東南，沉雷聲響，細雨飄飄。在先兩小還不要緊，後來越下越大。劉奎明說：「彭大人，你看這兩下的大了，想你我為武夫的，在軍營內苦征血戰，早起遲眠，為的是名垂千古，青史留名。自到汝寧府，攻了八次城，傷了幾千人，陣亡了二十多名官長，你我還算時運高照。今天在這兩地內等候，查拿奸細，真應古人的話了：『寒暑披鐵甲，南北定煙塵。渴飲刀頭血，睡臥馬鞍心。』」彭占炳說：「劉大人，你所說的有理。無奈一件，為人子，孝當竭力；為人臣，忠則盡命。大丈夫處事，必要想光前裕後之事。」

正說著，忽聽見葦草裡邊有人走路之聲響，出來了兩個人。劉奎明說：「拿！」那些個官兵過去把那二人抓住。彭占炳一瞧那兩個人：一個身高七尺，身穿月白布褲褂，白布襪子，青布雙臉鞋；年約三十以外，面如茄皮，黃眉毛，圓眼睛，臉上黑中透暗。那個是身高六尺向外，黃面目，弔角眉，大眼睛；身穿藍布褲褂，白布襪子，青布鞋，肩頭上扛著一個空口袋。一見官兵來拿，他兩個人跪倒就地，說：「眾位會總爺饒命吧！我們是做小本經營的，你不可這樣無理。」劉奎明說：「我等是清營的官兵，奉令在此捉拿奸細，捆上帶著走！」那兩個人說：「我們是本地百姓，做小本經營。」彭大人說：「帶你二人至大清營再說。」二人上馬，帶著官兵，押著兩個人，至大清營汪大人那裡，回稟汪大人、馬大人知道。至大帳說：「卑職等在葦草小路，拿來兩個人。他說是本處百姓，做小本經營的，方才搜了搜他二人身上，並無有別的物件。請大人定奪。」

馬成龍點上燈升帳，說：「帶上來，我問問他是何等之人。」汪大人說：「帶上賊來」下邊有人答應，把賊人帶進帳來。兩邊站立親兵隊、差官。兩個人跪下說：「大人饒命！我兩個是好人，不知為什麼把我二人拿來？」馬成龍說：「你二人是哪裡人氏？姓什麼？不害怕，說明白，我開放你二人就是。」那穿月白褲褂的說：「我姓祁，排行在五。那是表弟段芳。我們在這正北二十里，白沙莊人。因為家中貧寒，做小本經營為業。聽說這裡大清營紮駐，八卦教在城內也不敢出來，我二人上汝寧府正南有一個平定鎮，去取落花生，做個小買賣，亦好度日。此是實話，求大人格外施恩！」馬成龍說：「你二人口袋裡裝的是什麼？快些實說！」有差官把那口袋呈上來，說：「裡面有兩串錢，並無別物。」

馬成龍聽這二人說的話，看那舉止，成龍心內說：「我要問不出這二人的真情實話來，也被汪平笑我無能。」主意已定，又想：「在此行軍之際，這兩個人要是百姓，也不敢走汝寧府西門。」又望賊人身上細瞧瞧，也沒有什麼東西，故意的說：「你這兩個小輩，好大膽量！我早已看出來了，你二人身上帶著的物件，還不快說實話！」那兩個一低頭，只瞧袖口內。成龍吩咐：「來人！快把他那袖口的手巾拿出來我看。」差官立時把那兩個人袖口內帶著的手巾拿出來，一瞧上面並沒有什麼，交給成龍觀看。成龍看了半天，說：「你兩個人這手巾上有藍線一疊，上面湊三個字，是『天地會』。你還不快說實話！」那兩個人，祁五就說：「大人不必動怒，既然看出來，我二人實是天地會。今天奉老會總任山之命，暗中哨探大清營。今既被擒，求大人恩典！」汪平接口問道：「你城中還有多少人？」祁五說：「還有七萬人馬、三年糧草，內有十二員大會總、四十位散支會總。此城不賽如銅牆鐵壁？這座城是一座糖城，炮打不怕，非有生死白牌，不能開城。我告訴大人說吧，就讓攻打三年，城也攻不開。非見那生死白牌，不能開城。」汪大人與馬大人問道：「什麼叫生死白牌？你要實說呀！」祁五、段芳二人說：「那生死白牌，乃是當初老會總任山

他奉命之時，八路督會總派他取北五省，立了一角文書，一劈兩半，八路督會總給任山一半，留一半，說：『你我分去之後，無論你得了多少城池，非見我生死白牌，不可卸兵權，不可開城。』故此這一座城打不開」汪平聽明白了，說：「來人！把這段芳、祁五帶下去，斬首級號令！」下面有當差人等齊說：「得令！」又吩咐：「合營大小將官聽令：如有人得了這生死白牌，兵升守備，將加三級。」那差官少時獻上段芳二賊的頭來，馬成龍與汪大人吃酒。